

德川家康

〔日〕山岡庄八 著

9

南海出版公司



徳川家康

9

〔目〕 山岡庄八 著
王维幸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家康. 第3辑. 王道无敌/[日]山冈庄八著;
岳远坤, 王维幸, 李菁菁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6

ISBN 978-7-5442-7715-0

I. ①德… II. ①山…②岳…③王…④李…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701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05

《Tokugawa Ieyasu》

© Yamaoka Wakako 198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德川家康·第三辑·王道无敌

[日]山冈庄八 著

岳远坤 王维幸 李菁菁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翟明明
特邀编辑 崔 健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2
字 数 1784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715-0
定 价 19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 一 天下归心 /1
- 二 入大坂 /14
- 三 退避三舍 /30
- 四 箭在弦上 /38
- 五 女子天心 /47
- 六 讨伐上杉 /63
- 七 茶碗天地 /79
- 八 出门诱敌 /93
- 九 佛心入尘 /110
- 一〇 东行西探 /125
- 一一 石田起事 /138
- 一二 烈女投火 /146
- 一三 血战伏见 /158
- 一四 声东击西 /170
- 一五 大军无魂 /185
- 一六 愚钝使者 /194
- 一七 战端开启 /206
- 一八 无形令旗 /218
- 一九 踟躅松尾山 /230
- 二〇 石田督战 /239
- 二一 东军进发 /249
- 二二 关原血战 /258

- 二三 骑墙而战 /266
- 二四 小早川倒戈 /274
- 二五 岛津溃败 /285
- 二六 恕人本心 /294
- 二七 败走末路 /306
- 二八 仁帅仁兵 /323
- 二九 全新版图 /335
- 三〇 六条授首 /349
- 三一 太阁黄金 /361
- 三二 代掌天下 /373
- 三三 慧直兄弟 /382

一 天下归心

庆长四年夏秋之际，骄阳似火，本阿弥光悦行色匆匆，只顾赶路，他要乘坐淀屋的船从大坂回伏见。经过自家门口，他却连进都不进，便径直向茶屋四郎次郎位于通出水下町的宅子而去。

石田三成不再主事已有五月。京城的大街上凉风阵阵，但光悦额头却汗珠涔涔，即使碰到熟人，他也装作未见，只顾急匆匆赶路。他遇事一向冲动，而今日更似异乎寻常，显然已急红了眼。

一抵茶屋宅，光悦便直奔了进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门人道：“赶紧去通告你家主人，说光悦有要事请教，需要面谈，闲杂人一概屏退。”

门人深知光悦脾性，立刻心领神会把他领到门里道：“请。掌柜的在房里。”说完便去了。

光悦尽管心急如焚，还是按礼脱了鞋。作为日莲宗信徒，光悦做事向来循规蹈矩。今日事情紧急，一切讲究都来不及了，唯有此礼还不曾忘记。

“哦，本阿弥先生，好久不见。”茶屋迎出。

“是啊。您一向可好……事情紧急，来不及寒暄了。我今日来此是有秘事相商。”

茶屋不禁一愣，看光悦之态，的确出了大事，便道：“你从何处来？”

“从大坂城前田府出来，顺道去了趟淀屋。在那里听到一件大事。”

“何事？”

“说是不日内府就要搬进大坂城……当然，此前我也有所耳闻。”

“哦？”

“内府搬到大坂是正理。不为别的，正是凭内府实力，天下才勉强太平，故，内府迁居理所当然。在前田府上，我还与肥前守利长谈及此事。但在淀屋处听到的那个传言，实在奇怪。”

“光悦先生能不能说清楚些。你在淀屋家到底听到什么传言？”

“若内府搬到大坂，实太危险了！在下的意思是，有人想趁内府进城时下手……一切都谋划好了。”

“此事当真？”

“怎么，难道先生信不过在下？在下为何要向您撒谎？更令人吃惊的是，据说主谋者居然就是前田肥前守。”光悦兀自心惊不已，擦擦额头的汗水。

茶屋脸色大变。他依然在为德川氏效劳，光悦也是心向家康，对家康的景仰不亚于茶屋。茶屋四郎次郎原本就是家康家臣，但光悦景仰家康的原因却大不相同。

光悦坚决拥护立正安国一说，他的性情和丰臣秀吉的大胆豪放格格不入。秀吉尚在世时，光悦就曾明目张胆、毫无忌惮地议论：“他行事乖张，完全凭兴趣喜好治理天下，必会导致‘道’的紊乱。故，一旦他故去，天下必立刻发生骚乱。祖师无一句妄言。”而如今，事实正在一步步印证他的预言。因此可以说，光悦对家康的仰慕，完全是出于他的信念和对秀吉的反感。同时，光悦也是前田利家、利长父子的忠实拥趸。“虽说信奉不同，可是，大纳言的大公子内心却如同涓涓清泉一般纯洁无私，对世上美好的东西孜孜以求，我从心底里敬重他。”

但今日，光悦同利长会面，共同称扬了家康一番，一转身，却在淀屋家听到截然相反的传言。

“妄图谋害内府性命的主使人，就是前田……淀屋是这样说的？”

“是啊，光悦才大吃一惊。光悦还在想，茶屋先生恐也听到了类似传言，才一路胡思乱想着赶了过来。”

“光悦，对于这些传言，你到底有何看法？”茶屋探身问道。

光悦蹙眉嘟囔道：“茶屋先生，怎会有这种事发生？别人不敢说，但我敢相保，肥前守绝不会干出那等事来……挑起事端，故意破坏太平，肥前守断不会如此卑鄙！”

“既如此，定是有人故意制造谣言，企图离间内府和肥前守。你认为呢？”

“是。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依先生之见该如何？”

“确非小事。”

“有人想让天下大乱啊。”光悦愈说愈气愤，两眼灼灼生光。茶屋四郎次郎则垂首陷入了沉思——在此情形下，一定要保持冷静，洞察真相，万不可像光悦一样失去方寸。

半晌，茶屋方才平静地笑了，“哈哈，我看用不着那般担心。”他故意平静地拿起烟袋。

“不必担心？怎能不担心？”光悦大惑不解。

“既然你认为前田并无不妥，那还担心什么？不过，我自会把此事暗中转达内府。”

“茶屋先生，光悦并非在说笑。先生想过没有，这种无凭无据的谣言能流传起来，就说明有人正企图利用它来离间内府和前田，我说得可对？”

茶屋四郎次郎不动声色：“光悦，你连散布这些流言的主谋都清楚了？”

“当然知道。”光悦重重点头，“这些流言并非出自他人之口，而是长束正家、增田长盛等奉行在造谣。淀屋早已跟我挑明，这些话便是从他们二人口中听来。”

“哦，奉行居然会说出这等话？”

“确实出人意料。流言还说，主谋者是前田，帮凶有浅野弹正少弼长政……”

“看来确非一般流言。”

“二人素来和内府关系融洽，不只我光悦，茶屋先生也甚是清楚。土方河内、大野修理等人向来与内府为敌，这或许是事实。可前田和浅野等人怎会企图不利于内府？这绝不可能。由此看来，定是有人存心制

造疑云，不仅想使离间之计，还想以此引起骚乱……这绝非光悦凭空想象。若非如此，这些流言就绝不会传到光悦耳内，故才赶紧前来，求茶屋先生帮忙。”

“听你这么一说，仿佛真有这么回事。你说来求我，却又为何？”

“请茶屋先生赶紧将此事禀告内府，倘或内府真对前田肥前守心存疑念，就请内府立刻把我派往肥前守处，以便见机行事。我便为此事来求茶屋先生。”

至此，茶屋四郎次郎松了一口气——光悦竟是在担心前田会因流言招致家康的猜疑。他遂道：“好了，我明白。此事还真得仔细向内府报告……光悦，我觉得你的话句句属实。只是我还想问你，企图离间内府和前田、浅野关系的幕后元凶究竟是谁？”

“那还用说，当然是石田治部少辅！”光悦不假思索答道，“有证据在此：石田从博多柳町带回来的那个女人，最近竟离奇失踪了。”

光悦的毛病在于妄下结论，正因为深知此，比他年长些的茶屋四郎次郎不得不加倍小心。“那个女人？”

“正是。那个女人原本受岛屋和神屋之托随石田来京。其实也不难想象，他把那个女人带走，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无论如何，那女人起码当把石田的目的通知光悦才是。既然那女人如今不见踪影，就说明，她要么已被人杀了，要么遭了监禁，二者必居其一。”光悦愈说愈激切，“茶屋先生，他连一个女子都不放过，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必发生了大事。另，今春石田到内府处避难一事，我也甚是纳闷，总觉得那是一个十足的阴谋。”

“阴谋？”

“难道不是？他被那些自幼追随太阁的武将们逼得走投无路，在大坂无处安身了，不得已才投奔内府，借内府之力安然返回领内。此后他干了些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光悦再清楚不过。第一，大修城池；第二，召集浪人；第三，笼络大名；第四，频使离间计，于内府不利。若我是治部，也会这般做。”

茶屋四郎次郎使劲点点头，笑道：“这么说来，内府被石田给耍了？”

光悦摇头不迭：“这算什么话！内府怎会轻易上石田的当。内府定是在洞察了石田的诡计后，故意给其一条生路。”

“哦！这话我倒是生平头一回听到。你是说，内府明知他迟早要谋反，却还特意安排堀尾大人和结城秀康公子一起将其护送回近江？”

“哈哈，”光悦毫无顾忌地笑了，“这便是庸人和贤达的差别啊。光悦的判断都是依《法华经》的明示得来，绝不会有错。光悦认为，尽管内府已洞悉了治部的谋反之心，还是想竭尽全力地保全他。那是为何？因为内府深知，时机远未成熟。”

“高见啊，光悦，今日我长了见识。”

“若三成知些反省倒还罢了，但他回到领内，却是大肆笼络那些与内府有隙诸人，妄图谋事。到时，内府自会把那些愚人一网打尽……内府这样做，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向天下昭示天地正法。尽管如此，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内府与其盟友被离间、被耍弄，故才急急赶来请求先生……”

光悦朗朗说到此处，茶屋四郎次郎突然举手打断了他。茶屋并非认为光悦判断有误，而是担心光悦如此直率，恐会对他自己不利。常言道：病从嘴入，祸从口出，光悦如此口无遮拦，恐有大忧。茶屋很是欣赏光悦，因光悦身上拥有他不具备的果敢犀利，行事雷厉风行。但正因如此，光悦才更需要多些含蓄内敛，变得稳重老练才是。茶屋轻声道：“我明白，不必再说了。”

“先生明白？”

“石田尚敌视内府，正在有条不紊地实施阴谋。此次趁内府搬到大坂之机，企图生不利之心。至于主谋究竟是前田肥前守还是浅野弹正，完全是凭空捏造，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些流言，在内府周遭制造疑云……我说得可对？”

“丝毫不错！”光悦激动地点点头，“治部的心思是：内府身边自是戒备森严，他们无得手之机，但在前田、浅野和内府之间拨一盆冷水也不错。”

“我也赞同你的看法，绝不能让他得手。前田也绝无背叛内府之

意——以天下为重的本阿弥光悦都这么担保了。哈哈，我明白，明白。我立刻赶往伏见，把这些转告内府。”

“哈哈，先生见笑。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不想右府和太阁呕心沥血开创的太平之世，再次陷入混乱。但凡有心之人，心里都有一面明镜，都认为下一个天下人非德川内府莫属。此亦是顺应天意……总之，还请茶屋先生定要把光悦的意思转达内府，拜托了。”

光悦与茶屋又闲聊了片刻，谈了最近令他痴迷不已的长次郎陶器之类，方才告辞而去。光悦一走，茶屋四郎次郎立刻令人备轿，直奔伏见城。

关于从伏见搬至大坂一事，世上传闻甚多，究竟孰真孰假，甚至连茶屋四郎次郎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此事的起因，还是今春石田三成逃到德川府一事。世人听说三成逃到德川府，都认为他是自投罗网。可令人诧异的是，三成竟在家康的护佑下平安回到了居城——近江佐和山城。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垂头丧气、面面相觑，觉得不可思议。这是谁都没料到的结局。

当时，就连茶屋四郎次郎也不知所措。家康不仅帮了三成，还为此与一路追到伏见的七将发生了激烈争吵，招致七将与他反目。家康还担心三成在归途中发生意外，特意派中老堀尾吉晴和三河守秀康率领重兵，亲自把三成护送至大津。秀康为秀忠兄长，曾为秀吉养子，现已继承结城家。

世人的诧异毫不奇怪。对于家康的热心相助，三成满含热泪，千恩万谢，还特意把家传宝物——正宗名刀赠与结城秀康，以表谢意。“当时情形乃小人亲眼所见。看来，内府与治部真乃惺惺相惜……”结城家的一个家臣特意把当时情形详细禀告了茶屋。

家康离开向岛府邸搬回伏见城时，正好是三成平安回到佐和山城之后的第六日，即庆长四年闰三月十三。

“真令人难以置信。内府帮助治部，难道是出于这个目的？”有人议论道，三成不反对家康入住伏见城，乃是对家康救自己一命的补偿。

留守伏见城的乃前田玄以和长束正家二奉行，他们轮流负责守城。当日，与前田玄以有亲戚关系的堀尾吉晴称进城有事，欲借钥匙一用。前田玄以便毫无戒备将钥匙交与了他。结果吉晴迅速开了城门，让家康及其家臣悉数入城，并把所有仓库的钥匙都交与了家康。

这样一来，人们又有了新的推测。京城与伏见的百姓亦议论纷纷。

“原来内府早就安排好一切，先把令人头疼的治部赶回领内，再进入伏见城。”

“不可能！要进伏见城，根本用不着帮助治部，更不用说派兵把治部送回领内。”

“可先卖一个人情，事后，治部不就不好反对了吗？”

家康进入伏见城，立刻和毛利辉元交换了誓书，紧接着与岛津义弘、岛津忠恒等人也互交永好誓书。四月下旬，家康让六子忠辉与伊达政宗之女五郎八姬订下婚约，接着，又允许在京大名回乡整顿政务。无论是入驻伏见城，还是与岛津等大名亲近、准许各大名回乡，在世人眼中，无疑都是一系列目中无人、强硬十足的举措。

但茶屋深知家康这些举动的苦心：都是为了避免骚乱发生，维持太平局势。家康不啻是把棋子毫不犹豫地下了该下的位置……就在这时，光悦来造访了。

家康果真要在今秋进驻大坂？茶屋难以推测。表面上，茶屋四郎次郎是专门为达官贵人供应绸料的“御用商人”，但德川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人把他当普通商家对待。

平日里，茶屋只须让管家通报一声，就立刻被请进去，已然成为惯例。可这日，管家却说有客来访，让他等了小半个时辰。茶屋深以为奇，便向一直与他相交颇深的板仓胜重打听消息。板仓胜重微微摇头道：“不清楚。大人正与大和柳生村的一位长者说话，据说此人精通兵法。”

“柳生村的长者？”

“是。此人自称石舟斋，看上去性情怪异。其号意为石头所造之船，故无法漂浮于世。本名似乎叫作……对了，似叫柳生宗严。大宗之宗，严厉之严。”

“柳生宗严……他和大人怎生相识的？”

“大人特意请他来，请教剑术，还跟以前对待天海一样，郑重行了师礼。大人真像孩子。”

“既是老师，大人是否时常遭他训斥？”

“是。可大人一旦向人求教，就立刻变成了纯真的孩童、乖巧温顺的猫。想想平日里让我们心惊胆战的大人，如今居然这个样子，真不可思议。”

听到这里，茶屋四郎次郎已对家康的心思明白几分了：他定在为什么而苦恼。与之谈话者既是“剑术高手”，那他定是在为与战事有关之事而困惑。事情或许真如光悦所言，家康恐已觉察到了石田的歹意。

许久，本多正信才来请茶屋。以前茶屋并不甚喜正信。他觉得，正信虽满腹才华，却阴沉有余、仁爱不足。但最近，茶屋却发现正信给他的阴森感逐渐消失，不禁内省：这不仅是因为正信随着年龄增长而成熟老练，更是其不断受到家康仁心感化的缘故。

“茶屋先生，快随我来。大人要特意为您引见一位贤达。”

“贤达？就是那位剑术高人？”

“是。正信甚为大人折服啊。大人年近花甲，身份高贵，但只要是有了一技之长者，他都能诚心求教，连续七日毫不懈怠。”

“连续七日？”

“那还有假？大人还曾说，聆听了天海大师的教诲后，才对人生终有领悟。”

“那么，对那位自称石舟斋的高人，是不是也……”正说话间，已到了家康房前，茶屋四郎次郎猛地闭上嘴，在本多正信的引领下，走进家康房间。他吃了一惊。听正信和胜重描述，他本以为主客二人定是在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可眼前情形却截然相反。

家康肥胖的身体倚在扶几上，跟平时一样傲然，而那位让家康行了七日师礼的柳生宗严则畏畏缩缩坐于下首，一动不动。这哪里是师徒，分明是小卒参见大将。

“大人依然威仪不减。”远远地，茶屋慌忙倒地施礼。

“哈哈。”家康豪爽地笑了，“你今日是怎的了，跟平常不一般啊，快些近前来。”

“是。可是，大人的贵客都这个样子，小人……”

“哈哈。果然不同寻常啊，这恐是剑术流派新阴流的威力吧。”

“大人说什么？”

“连你都不敢靠前了。你可明白是为何？”

茶屋四郎次郎看了柳生宗严一眼。那宗严瘦小干枯，毫无风姿可言，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看上去有些古怪，对茶屋也不大理会。

“小人明白，有这样一位贵客在此，小人不能坐到大人身边。”

“哦，你倒会说话。罢了。茶屋、宗严，你们都随便些，近前来坐。”

宗严只是微微点头，还是一动不动。据胜重说，他时常斥责家康，可那只是他作为老师的行为。现在他一定意识到了，作为剑师，他必须与内府保持距离。此时看来，宗严身上的确透露出一种石舟般的沉重。

“咦，宗严，你怎不动？那好，茶屋，你坐到前边来。”

“是。”

“你恐在市井中听到不少耸人听闻的传言吧？”

“是，可那……”

“自从太阁故去之后，谣言一直不曾间断。”

“大人明鉴。”

“你也堪称见多识广、成熟老练。依你之见，那些谣言绵延不绝的主因究竟为何？”

“小人以为，还是石田治部……”

家康猛摇头，斥责道：“你错了。原因就在家康身上。家康本应把这天治理好，却未能如愿。无人能意识到自己手中之物的重要。我到如今，才终深刻地意识到，家康实乃废物……”

“废物？”茶屋不觉嘟囔道。但他立刻发觉不妥，慌忙伏在地上，“小人罪该万死。大人的意思……小人丝毫不明白。”尽管嘴上这么说，茶屋一颗心却放了下来。看来，家康已下定决心。

家康似未注意茶屋的反应，盯着本多正信，笑道：“人一生懵懂不明，

琢磨不透，但又该被认清。你说呢，佐渡？人人都以为在为自己活着，其实不然。人为自己，亦是为他人，这便是佛祖要普渡众生的原因。”

“是，在下也听人说，净土真宗信奉他力本愿。”佐渡道。

“若能悟到这些，人就当意识到，无论是地位、身份、财富，还是天下，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可我却未悟透这些。你明白吗，茶屋？”

“这……小人似乎有些明白了。”

“你积攒的财物，几已富可敌国吧？”

“这都是托大人之福。”

“你看，哪怕只是一句谦语，听来也甚是奇妙。但你要明白，财富在你手上，却亦不在你手。”

“哦？”

“无论多么执著，也无论你答不答应，当离开这个尘世时，都要将身外之物抛下。若那时你方才明白此理，恐悔之晚矣。”

“大人明鉴。”

“故，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财富只是寄存于尔手，要用之有道，才是有诚意。”

“是。”

“我也明白了财富并非一人所有的道理。但财富到底有何用？其一，它可保证天下太平；其二，它可救助黎民苍生……如此想来，诸事都要尽量节俭。不仅是自己，就连家臣们也不该给予过多的俸禄……看来我似已尽了心力，但实际上，多时以来，我已把天下当成了自家的东西。”

“天下？”

“为此，我还被宗严训斥了一顿。”

宗严恭恭敬敬伏在地上答道：“不，鄙人只是与大人论剑术而已。”

“嘿，剑术？剑术的极致不也和天地万物的本源相通吗？”

“大人见一叶而知天下秋，实在高明。”

家康微微颌首道：“茶屋，我要去大坂了。”话锋突然一转，茶屋吃了一惊，只听家康续道：“快来大坂吧，再迟一步，大坂内庭就要大乱了……这是增田长盛和长束正家悄悄告诉我的。可直到今日，我才有了

想去大坂的心思。”

茶屋不禁紧张起来，“大人！其实小人今日来，也是想跟大人报告此事……”

话犹未完，家康就轻轻打断了他：“你是来告诉我，大坂城内有人图谋不轨，欲劝我别去，对吧？”

“是……不……大人怎生知道？”

“我当然知道。土方、大野等人正在笼络秀赖身边的人，想趁我进城时下手。主谋就是浅野和前田……你听到的，是不是这些？”

茶屋四郎次郎伸长了脖子，用力拍拍膝盖，“正是如此，大人是从何人口中听到的？”

“我是从增田、长束处听来。那么你呢？”

“增田、长束？这么说来，在下和大人的消息都来自他们二人。长束等人把消息泄露给了淀屋，淀屋又透露给了光悦，光悦才匆匆忙忙跑到寒舍。”

“哦，光悦……”家康低下头，微笑道，“前田肥前守怎会有此叛心？定是有人在故意诽谤。你想说的就是这些吧？”

茶屋惊慌失措。“正是……正是。”他不由自主向前挪了挪，“大人刚才说，增田和长束二人希望大人入住大坂城？”

“是。前田大纳言故去之后，城里净是年轻人，故风纪败坏。长此下去，不知内庭会出何事，增田和长束便希望我进城看看。”

“大人进城之后安身何处？”

“是啊，正因为尚无处安身，便一直下不了决断。三成府邸肯定不妥，又无其他容身之所。若非去不可，就只有住进三成之兄木工头正澄府中了。正澄乃堺港奉行，但亦只好让他搬出去……为此我也甚感迷茫，不知如何是好啊。”

茶屋四郎次郎长叹一声，仰视着家康：“大人真要住进木工头狭窄的府邸？”

“是啊，既然要对天下负责，我别无选择了。”

“那么……大人的意思是，关于前田与浅野的传闻就这样不了了

之？”茶屋急了。

“四郎次郎，”家康低声唤道，“纵然只是些凭空捏造的谣言，但若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便是莽撞的匹夫之勇……若不多加小心，怎对得起天下，怎对得起我自己？对于此事，我自有分寸。”言罢，他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进入大坂城一事，家康似乎已下了决心。他一旦进城，定会引来轩然大波。最近，京城和大坂的市井之中，也生出两个派别，一支持三成，一拥戴家康。支持三成之人，准确地说，当称作怀念太阁盛世的怀旧一派。尽管这些人认同家康的实力，却反对家康：“他早就等着太阁故去，好把天下据为己有……”当这些老百姓得知家康迅速迁向岛，驱三成，进伏见，如今得陇望蜀，又要进入大坂城时，他们再也忍耐不住了。

家康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搬进大坂城。个中缘由，茶屋略知一二。

关于大坂城内庭糜烂的传言，早已甚嚣尘上。有人说三十出头的淀夫人现正宠爱身边某近臣，闹得满城风雨。无论如何，若传闻属实，得宠之人一旦插手政务，便会酿成难以收拾的混乱局面。由此才奉劝家康进城的增田长盛和长束正家，行为似乎并无不妥。不过如此一来，势力的争夺和较量势必席卷淀夫人和众奉行……

比起茶屋四郎次郎，家康对现状清楚得多。

茶屋心悦诚服低下了头，“大人，小人愚钝。今日日本有事禀报大人，希望对大人有所助益，但没想到竟在此大开眼界。”

家康却道：“日后还会有许多事，需要你与这位宗严师父交涉。宗严，你也多多与茶屋亲近。”说完，他用粗糙的手指指着自己胸口道：“天下骚动的原因全在于我自己，全在我这里，明白这些，我便再不犹豫了，也不会再有所顾忌，我当尽我所能。”

茶屋忍不住看了柳生宗严一眼。宗严依然如石雕般岿然，不只是身体，就连眼睛、眉毛都纹丝不动，仿佛一尊坐像。此人能给家康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其修为实在不可低估。

“佐渡，饿了吧？我也觉腹中饥饿。给宗严和茶屋上饭。”